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志

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百九十二

史部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

吳晉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耆

臣松之案古數字與耆相似寫書者多不

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耆也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

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
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
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
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
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剗
者便飲其麻沸散湏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
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
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

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

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

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
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見
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
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
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
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
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
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

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

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
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
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
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
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
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
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遂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
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
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
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
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
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二
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

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

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

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臂不能行舉

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

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

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

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

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
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
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並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
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
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
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
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政治可
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

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
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
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
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
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
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
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

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爰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
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
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
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
起好自將爰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
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
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
無急去藥

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

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

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有

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勲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患

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濯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濯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

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

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

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鵠顧引輓腰
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
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
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
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
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
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針下五
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

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
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
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別

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
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
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
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
典論論卻儉等事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
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
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暉學其辟
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
鵠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
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

嚴峻往從問受閤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崇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恣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患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負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

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詣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兕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小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藥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

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

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

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

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

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

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

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

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

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顧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顧等就學夔自謂所習

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
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
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時有扶風馬鈞

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
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
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
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
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
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
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
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
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
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

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
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
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
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圓患無水以灌之乃
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
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
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
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
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
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
闢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
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棲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
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斲縣石飛擊敵
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斲斃數十飛之數百步
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

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顯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

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
以遇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
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
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
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
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
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
之才無名之機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
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
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
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
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
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
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
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
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
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
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
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
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

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
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
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
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
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
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
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
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

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悲無見者於是數聚會並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薦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
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
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
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
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
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
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

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項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属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

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減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
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
后不聽是以文欲減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
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
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
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
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

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
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
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
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
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
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

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

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鵲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讐愛己不褻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為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邪郎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黉工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邪太守單子春雅

有材度聞輅一黷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
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
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喜之使酌三升清
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
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
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
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
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
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
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
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
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
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臂疾使輅筮

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
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
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

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

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恩精妙占
輿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
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
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
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
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
我萬疾明闇之不相違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瘧疾不知何故試相為

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教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覽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

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

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

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卜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湏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

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時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

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

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

主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

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

徒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
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
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
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昏亂此自天
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
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
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文象
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文象而任胃心
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
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
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
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
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
清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過乎

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

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輅別傳曰經欲使輅

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犧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

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

方來携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

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鷄作食箭從樹

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

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衆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輅至安

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

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

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

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輅別傳曰勃海劉長

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

何賤之有乎夫鳴鴻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
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
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

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
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
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
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
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
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

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

期直果為渤海太守

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

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定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

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黿鼉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翹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

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蠱窠也第三
物殼鰥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黿龜也

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

分因輅饒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灘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

猶絕千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無後有腹心
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
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
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
會後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
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為開文散理分賦形象言徵
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
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
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
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才遊於雲漢之間不
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輅族兄孝國居
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
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別輅

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
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

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
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隣里外戶不
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
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
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
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神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
羽儀之時微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

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
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
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

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齊文學
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

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齋上與輅相
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
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
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
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
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
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

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聞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止鬻文學可謂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

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文象爰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爰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

夫飛鷄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
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

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

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

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

艮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
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

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

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
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
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
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

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

日忘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

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

風大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乃服

輅別傳曰

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盞盞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盞盞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

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

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

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

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

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

云

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

文象義皆殊妙。蘇卽謝輅。輅卜知蘇生日月。蘇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箸筮，宜盡其意。」蘇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禹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

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
鳥獸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
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
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
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芑曰目見陰
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
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
鳥由性異而各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
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
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

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内外方負五色
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

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
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

道德高妙自天佑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

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
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
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
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
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
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
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
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

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

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岳彊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邵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上山之精伯有之魂寶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邵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曰邵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邵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

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

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
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

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杌耳

輅別傳曰

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
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
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
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
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
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
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
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
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

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
中形象淺弱所通者近何能瀏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
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
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
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
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
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
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
獸也夫鷄者兎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
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鷄鳴葵感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
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
桓牛咷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
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
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
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
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兎為口舌

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草
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
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
參神著龜通靈挹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
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
輅言君尚未識諒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
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
文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
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
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
乎謂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

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

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
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
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
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
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
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
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
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呼陰衆川激精雲漢垂
澤蛟龍含靈煜煜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
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
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

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
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
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
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湏臾果有良
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
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日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
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
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柅
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

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
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
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

月卒年四十八

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
名勢赫奕若火猛風急當塗之士莫不

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
以禮京城終終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
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
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
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
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

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閭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

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捩腕椎指
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
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
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終紘輅處魏
晉之際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
知機相邀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
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
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
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
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
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
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
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
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昏舉秘言不遺千
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
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

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宣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
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
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
運浮沉兵甲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
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慙將來
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為列人典農常問
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
兄於此為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
於辰己亥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歎息
曰吾聞君論精神騰曜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
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
傳實時為太常潁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實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
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
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
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該微

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
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
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
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
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己牛告官案驗乃知以
術和故裴冀州遂開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
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據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
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
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
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立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
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
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
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
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
寐欲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
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

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駒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駒名以補大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

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
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
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
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
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
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
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
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冊府以為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祖。○北宋本作劉祖

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慝以惑民。○毛本作妖隱

又注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稚

又注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善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冊府作聰慧

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注况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樸

宋本作璞

臣照

按無名之樸本老子宋本作璞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

○開淵冊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互共攻劫。○攻劫冊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覽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何

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作
數斗

兕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何
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
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指為火之妖

經為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侯

翹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翹舒張

舉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可
畏人也命以付天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注輅于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象
之精○監本為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三千九百九十三

史部

魏志卷三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烏丸鮮卑東夷

夫餘挹婁

高句麗

東沃沮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

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寢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

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
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
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
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
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
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
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

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
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
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

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

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戈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驕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鬪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

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
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
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
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
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着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
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
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
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稞東牆東牆似蓬草
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
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能刺草作文
繡織縷毳毼有 sick 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
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
貴兵死歛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
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
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
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

聚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
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徃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
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
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
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
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
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
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
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
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為匈奴臣服常
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
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
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
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
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
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

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闕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傾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賁遂破其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未鹿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未鹿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暉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東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

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蘓

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

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

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

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

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

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

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

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吳雄

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
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
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
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汙盧維乃相慕義遷善款塞
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陞為百姓保障雖時
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
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
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
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
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奮土忿姦憂國控
弦興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
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

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
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
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
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
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閭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
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
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
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
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

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
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
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
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
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
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魏畧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
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敖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
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敖
遣弟阿羅樊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為王賜輿

馬繒采
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

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羆羊犏牛犕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狍鼯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各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種人謁闕朝貢封於仇責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責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鹿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鹿為率眾王瑒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

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塞下通胡市築南北两部質官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趨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种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

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畧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漠遼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噉惶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

邑其大人曰置鍵落羅日律推演宴爲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畧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步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衆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停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間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爲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

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祚田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

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
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
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此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
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
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
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
是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
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

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世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閭柔上

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
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鄢
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
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
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
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
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

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

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
騎每鈔畧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
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
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為鞬所
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
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
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

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蘓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閭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

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

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踈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畧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

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羸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

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
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
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
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
狸狄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
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
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已殺尸之國南山
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

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狝羗珠珠大者如酸

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

之亡人作城柵皆負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

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

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
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
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
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
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
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
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壁珪
璣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者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畧曰其
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
盖本滅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

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豪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
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
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
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

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
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
不得渡東明因
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
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
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
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
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
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

卓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別種言
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
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為王稍
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
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
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
此城為幘溝淩溝淩者高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
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

古雛加消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

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

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募金銀財幣盡於送死
積石為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
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
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
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
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
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
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

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
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
高句麗為下句麗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
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
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
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
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輒
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

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畧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洎奴加各將下

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
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
句麗國今古維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
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濯奴部生子名位宮
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
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
破令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似其
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

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高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

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
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
時沃沮亦皆為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
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
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
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

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

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

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

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

禮節有似句麗

魏畧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說許壻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

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

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

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

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鑿置米

其中編縣之於榔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
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
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
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吳
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
乃下居村落王頗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
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
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

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為好

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隣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

隣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竄無網紀也

滅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

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
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
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
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
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減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
帥為侯今不耐減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
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
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縣曉侯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
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
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
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
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
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
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

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日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繇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偕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

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
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
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兕林國駟盧
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
離國不彌國支卑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蘓
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
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漬邪國爰
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

千家絕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
遣支報安邪跋支漬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
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
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

魏畧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

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
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
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
至滿渚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
到遼東時朝鮮王石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
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
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
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

為胡服東渡澳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
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以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
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
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

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

魏畧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

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畧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鄕以諫右渠不用東

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鎡為辰韓右渠帥問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鎡因將

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言郡郡即以鑑為譯從芴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鑑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年韓布萬五千匹鑑收取直還郡表鑑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滅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

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

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
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今割辰
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譚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
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
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
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
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

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強
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草躡其國中有所
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
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
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
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
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
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

為蘓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
之好作賊其立蘓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
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
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
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
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
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
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
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
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
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
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
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
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祗國

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
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
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
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
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
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
六七百家絕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
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

魏畧曰明其
為流移之人

故為馬
韓所制

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晚蠶桑作縑布乘駕

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

魏畧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

國出鐵韓滅倭皆從取

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

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

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

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

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下南下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

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
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
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
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
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
見前人好捕魚鰕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
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
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

國百里官曰兜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畧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

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蘓國次有蘓奴國次有
呼邑國次有華奴蘓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
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
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
狗奴國男子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
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
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
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

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為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綿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畧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綿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倭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

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糝也食飲用蘆豆手食其死有棺
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
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
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
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
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枏杼豫樟櫟
櫟投檣烏號楓香其竹篠簞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

以為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拆占

非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

魏畧曰其俗不知正歲四

時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閭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

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
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
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
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
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
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佳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
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

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

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
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
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
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
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緋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絳

粟蜀十張犂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
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鉸丹各五十斤皆
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
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
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
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
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綿衣帛布丹木狔短弓矢掖邪狗等
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
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頌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
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
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
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
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
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

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宣常也

哉

魏畧曰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

沂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冉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蓋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

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
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
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
也其太守善弘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
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
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
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
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
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
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獮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
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
萬餘落資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資始建武時匈
奴衰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
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郡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
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
由本匈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

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劬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蔥苾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止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蔥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属于賓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

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
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
青如青絲乳青毛鈴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
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
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
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
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
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
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
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
其王治沙哥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
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
象索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盛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
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犁國

危湏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者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後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犂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面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面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

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栢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駝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效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

作弓矢其別技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鹽分王曰且蘭王
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
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絛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
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
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毹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
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
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
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
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
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
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
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鬣駭雞犀瑇瑁玄熊赤
蝟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苻采玉
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
紅紫十種琉離瑇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

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驪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毹金縷繡雜色綾金窠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榦合狄投迷迭堯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畧如此其人民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家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窠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統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氾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氾復乃西南之賢督

國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氾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氾復六百里。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羅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

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
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
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
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
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
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
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
此非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脰國
其人音聲似鴈驚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脰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
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
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
鮪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

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况夫鄒衍之
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
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騷衷以
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卷三十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

臣浩

按漢南疑當作漠南蓋

就彼言之漠以南也下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誤同

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以
為輕便○禿一本作髡何焯曰按說文髡字注云大
人曰髡小人曰髻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四節多別字。

又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毳毼。○毼毼後漢書作氈氈無縷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旦。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歆。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上

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照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率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

臣明

楷

按嘉平疑當作熹平此叙靈帝時事嘉平乃本書

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聞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倭
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民

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為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天生

又注南至施掩水後漢書作施漉水

滅朝鮮侯淮僭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諸

韓漬活國○活宋本作沽

支半國○宋本支作友

莫盧國○

臣良表

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或

有訛字

四時朝謁注辰鑑因將戶来来出詣含資縣○辰鑑辰字来出来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韓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别有弁辰豈常也哉注魏畧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毛本

作西道

又注精絕國。毛本作絕精國

又注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世說注作髮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伐布溫宿布○毛本作度伐布溫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謹案卷二十九第四頁前二行君病甚據毛本甚作深

第五頁後四行荀或請曰刊本請訛謂據毛本改第二十三頁前七行留神九臯據毛本神作精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内外方員據毛本外方作方外

卷三十第四頁前七行注各還塞外刊本還訛遠據毛本及後漢書改

第七頁後八行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刊本
等訛寺據監本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白項氏王刊本白訛自據監
本改



覆校官助教 臣 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騰錄監生 臣 周志禮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敬贈

